

【看花去】

海宁观花海

张偶良

出了嘉兴城，一路往东南去，车子便渐渐融进了海宁那无边无际的绿里头。

春日迟迟，草木葳蕤，空气里浮着一层薄薄的青草与泥土混合的气息。同行的几位老朋友，除了我以外，大半辈子都与土地打交道，如今退的退了，闲的也闲了，凑在一起，倒像是出栏的牛马，见了田野便更觉得亲切。

海宁这地方，千百年来，人们热衷于去看的，大多是八月十八的钱塘江大潮。苏东坡那两句诗，谁不会背？“八月十八潮，壮观天下无。”雷霆万钧，吞天沃日，那是一种雄浑的、近乎暴烈的美。可我们今天要去看的，却是另一种海——花海。

车过长安镇，景象便渐渐不同了。田畴不再是单一的麦绿或油菜花的金黄，而是铺开了大片大片、层层叠叠的色块，粉的、白的、紫的、红的，像是有人打翻了调色盘，又像是大地铺上了一匹匹锦绣的缎子。待车子停在海宁国际花卉城的门口，那五十万平方米铺展开来的，便真正是一片花的海洋了。

我这个人，看花看得久了。年轻时在部队，营房前后也种些花花草草，但那是点缀，是粗放的。后来转业到地方，从市委综合部门到农口战线，阴差阳错地与农林结了缘，再后来竟还当了多年的嘉兴市兰花协会理事长。兰是君子之花，幽谷暗香，讲究的是清雅、神韵。可眼前这片花海，却是另一种气派。它不是“一枝独秀”，而是“满园春色”；不是“孤芳自赏”，而是“喧闹繁华”。它毫不客气地、坦坦荡荡地，将所有的美与生命力，一股脑儿地推到你的眼前来。

我沿着花间的小径慢慢地走，心里却在翻着另一本账。

这片花海，是怎么来的？四十年前，这里还是稻花与麦浪的天下，种花？那是“不务正业”，是小资情调。可偏偏有个叫张金生的长安农民，在1983年，于自家三分自留地里，偷偷摸摸地种下了第一批月季，赶着驴车到杭州去卖。现在说起来像个传奇，可当时，那得需要多大的胆子？后来，他又跑到上海植物园去拜师学艺，学会了本事再回来，带着乡亲们一起种。这人我虽未谋面，心里却着实佩服。乡村振兴，靠的不是敲锣打鼓，而是千千万万个这样敢想敢干、懂技术、有门路的农民。

再后来，便是2000年虹越花卉的创立。我与虹越的当家人江胜德有过几面之缘，此人眼光长远，行事果决。他从全球引进新优品种，做试验，做推广，硬是在海宁这片土地上，建起了一个链接世界的园艺王国。从最初的春季花展，到2018年首届世界花园大会的召开，海宁的花卉产业，完成了一次惊人的飞跃。这一步步走来，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几十年产业积累、技术迭代、人才汇聚的厚积薄发。这片花海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海宁人自己，一锹一铲、一滴滴汗水、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，种出来的。

正想着，前面一阵喧闹，原来是一群游客在一处月季花墙前拍照。那月季，足有两米多高，上百米长，花朵繁盛得如同瀑布倾泻，红的似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如雪，浓郁的香气，让人有些微醺。我注意到花墙边立着一块牌子，介绍品种名，竟是国外培育的新优切花月季。我不由得停下脚步，职业病似的仔仔细

详了一番。这花，枝条硬挺，花头饱满，抗病性应该也不错，确实是好品种。我心里估算了一下，这样一株月季，从种苗引进、培育、养护到最终成为景观，这里头的技术含量和经济效益，可就深了。

看花，不能只看热闹，更要看门道。这个门道，就是“美丽经济”。我同当地一个花农聊了几句。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，皮肤晒得黝黑，但精神头极好，笑起来，满脸的褶子都舒展开来。“以前种水稻，一亩地一年也就几百块，糊个口。”他指着一片开得正旺的绣球花，豪气地一挥手，“现在这几亩地，种的都是好品种，公司包收，春天这一季，收入就有好几万！”他告诉我，他们村好多人家都跟着种花，地还是那块地，人还是那些人，可日子，却早已不是从前的日子了。

我听着，心里头热乎乎的。这就是乡村振兴最朴素，也最坚实的注脚。美丽乡村，绝不仅仅是刷白墙、修马路，它的核心是产业，是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，让农村的人气旺起来。海宁的花卉产业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：前面是研发育种，中间是种植生产，后面是销售、物流、电商、文旅。我听说，像“塔莎园艺”这样的头部电商，就在长安镇，一场直播就能卖出几百万元的货。许多年轻的大学生，也回到乡村，成了“新农人”，他们懂技术、会营销，用手机这个“新农具”，干着世界上最美丽的事。我看到老花农跟着小年轻学直播，对着镜头笨拙地喊“家人们”，虽然觉得有些好笑，但更多的是感动和敬佩。这种跨越代际的学习与融合，不正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画面吗？

走得有些乏了，寻了一处廊架坐下。廊

架上攀着铁线莲，花朵精致，从淡绿渐变到粉紫，像是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。远处，是一望无际的绣球花海，蓝紫色的花球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泛起温柔的浪。人潮在其中穿梭，欢声笑语，和着花香，一同飘散在暮春的和风里。我的思绪，却飘得更远了一些。

我想起了钱塘江的潮。那潮水，来时气势汹汹，如万马奔腾，可它终有退去的时候，退得干干净净，只留下一片滩涂。那是大自然的力量，人造反而不美。可这片花海不同，它是人工的，是智慧的，是汗水的结晶。潮水推的是浪，声势滔天却转瞬即逝；而花海催生的，却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活力。它一年比一年绚烂，一年比一年丰饶，它让这方水土上的百姓，真真切切地过上了更好的日子。

这两者，或许正代表了海宁的两种精神：观潮，是“猛进如潮”，是敢于争先，是那种拼搏向上的气概；而这片花海，是润物无声，是精心耕耘，是对美好生活持之以恒的创造。一个轰轰烈烈，一个细水长流，共同滋养着这片敢为人先的土地。

做了大半辈子文字工作，到老来，愈发觉得，世间最美的文章，不是写在纸上，而是写在大地上。海宁这片花海，便是写在杭嘉湖平原上的一篇锦绣文章。文章里，有历史的纵深，有产业的逻辑，有农民的汗水，有乡村的未来，还有那扑面而来的、蓬勃而热烈的生命之美。我这个曾经的老兵、农民的儿子，今日能徜徉其间，也算是读到了一篇难得的佳作。夕阳西下，余晖给整片花海镀上了一层金边，花潮仍在静静地涌动。下一场，会是更盛大的春天！

【诗生活】

雨是一种柔软的铺垫

沈宏

一场夜雨，正好下在谷雨
转立夏的时辰。
久旱未下的雨，仿佛
催化剂般呈现在我的想象中。

一万根竹笋从泥土里
突然冒出，躺在绿船里的蚕豆
又长大长胖了一圈。
万亩茶园和桑园，茶叶
长出了新芽，桑叶
叶肥而油亮。

农谚说：立夏落雨，谷米如雨。
雨是一种柔软的铺垫。
雨后的阳光更值得期待：
万物从生到长意气风发
它们抖落掉衣衫上的沉重
开始初夏般
深情地恋爱，健康地繁衍。

【人世间】

酱菜碗里的光影

放下手中的碗，轻轻刮了下我的小鼻子。

外婆家的桌上，切成薄片的白萝卜，半浸在发红的酱油汤里，皱皱巴巴的，如同宣纸吸足了水的模样，里面的经络清晰可见，丝丝缕缕向上发散。萝卜片的形状似半开的扇面，又有几分像银杏叶。小时候的我，一直想不明白，这种形状是如何切出来的，总觉得是有点高深的技艺在里头。外婆拿着筷子，不时给碗里的萝卜翻一下身。她说，腌萝卜好不好吃，汤汁是灵魂，这可是独家秘方，是她嫁入了老李家，一天天慢慢调制出来的。说这话时，她脸上微微泛起光芒，像极了我考试得满分时的样子。我知道，外婆未出阁前，娘家虽称不上朱门绣户，也算家境优渥，应该是没什么机会去洗手做羹汤的。

对于腌萝卜，我总有着莫名的亲近。小时候在外婆家，我时常会伸长筷子，去夹几片吃。外婆却急急地将酱菜碗推得更远了，给我的米饭盖上了一大块红烧肉说：“囡囡多吃肉，长高个！”

又是一年浅夏，早上起来，看到桌上有一盘腌萝卜，一片片晶晶亮亮，渍出深深的琥珀色，显然是母亲昨日腌制的。我夹了一片放在嘴里，咸中含甜、略带白醋的酸味，脆爽的口感充盈了整个口腔，是外婆的味道。此时，她已离开我们好多年了。

我不由笑着说：“这味道还真不错，怪不得是外婆的最爱。”

母亲摇摇头说：“谁还爱吃腌萝卜呢。夏天过粥吃，倒还觉得爽口，平日常吃多了，胃不



千叶桃/(明)项圣谟作

舒服。”她顿了顿，垂下眼说：“早些年日子紧，家里人又多，一上饭桌，你外婆吃得最多的就是酱菜。她总说是喜欢，我们夹给她荤菜，她也从不接。”

清晨的阳光，透过纱窗，投了几缕金色的光在饭桌上。母亲轻声说：“直到自己做了母亲，我才明白，她哪是爱吃啊，不过是想把好菜都留给孩子。”那盘腌萝卜，正浸在光亮里，晶莹剔透，分外好看。

【枕草子】

夕阳草木情

装。早些年在秀洲区新塍镇思古桥、洛西等村，就有工头开着面包车，早晚接送村里的老人到城区从事绿化养护工作。他们白发苍苍，步履平缓，做起事来却格外认真细心。男人们骑着三轮车喷洒浇灌，仔细修剪杂乱的枝叶；女人们弯腰拔除杂草，精心栽种各色小花。近年来，城市公园与绿道的面积不断扩大，栽种的花草品种也愈发多样。经他们巧手打理，每一片花木都整齐规整，生机盎然。他们不惧日晒、不嫌烦琐，默默守护、悉心装点着这片绿意。日复一日，寒来暑往，干净雅致的园区、蓬勃葱郁的花草、时不时沁人心脾的芳香，都是他们用心付出的见证。

江南一带的老人，素来秉性勤劳、俭朴。

他们做这些事，不全是为了生计，更多的是一辈子练就的习惯，是“劳动带来快乐”的踏实与满足。就像我的公公，以前家里种些小菜，多是自食自用，余下的便用来喂猪、养鸡、养鸭。这两年倒有些意思，七十五六岁的老人依旧闲不住，反倒学着把多余的菜拿去售卖。哈哈，这要是搁前几年，他定然会连连摆手：“拿出去卖啊？弄勿来，弄勿来，勿好弄个。”

岁月染白了青丝，时光苍老了容颜，可他们依旧心怀温柔，热爱生活。恰应了那句：“云山最美夕阳红，谁比辛勤老农翁。”他们不愿在晚年清闲度日，而是用双手装点家园，用善意温暖邻里。平凡岁月里，最动人的莫过

于这般静默的坚守。以暮年闲暇时光，浇灌出四季芳华，让绿意常在，让春光永驻。

这些银发长者，不求赞誉，不计得失，以平凡之举守护着一方美景。当我们漫步林间，满目青翠，花香怡人，风吹草木轻轻摇曳，夕阳温柔洒落肩头，老人与花草相伴，画面安静而美好。一抹夕阳，一片青绿，一腔热忱，藏着生活中最朴素、最动人的美好。

夕阳暖岁月，草木蕴温情，这群可爱的老人，便是绿道旁最美、最善良的风景。此时的我，脑海中闪过一丝念想：我们或是我们的下一代，从小不缺吃、不缺穿，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被父母悉心呵护着长大。将来，还能像他们那样，把劳动的苦与累，酿成生活的甜与蜜吗？

孙亦倩

每年夏天，当荷叶的碧绿漫过池塘，母亲便会朝去买菜的父亲叮嘱一句：“一会儿记得买几个萝卜回来。”有时，还要补上一声：“要个头大的，饱满点的啊。”父亲笑着应她：“晓得了，挑胖的。”

其实我也晓得，母亲这是要腌萝卜了，跟多年前的外婆一样。

从我记事起，外婆便体弱多病，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常年缠着她，让她一年里大半时间都卧在床上。每到冬天，推开卧室的门，总能望见她裹在厚厚的棉被里，只露出一张瘦削的脸，面色萎黄，像褪了色的旧纸。只有到了天气转暖，那时外婆的身子轻快了些，才能下床坐一坐，甚至踱到院子里，晒一晒久违的太阳。

那时我还在读小学，好多个初夏的傍晚，放学后我便绕到西檀弄，去看看外婆，顺带瞧瞧小院里的花草草。

推开深褐色的木门，满院的草木清香，包裹着温热的空气，向我扑来。一眼望去，在藤蔓低垂的葡萄架下，外婆独自坐着。阳光带着最后的浓烈，如橘子水般倾泻而下，透过叶片的缝隙，轻柔地落在她瘦削的肩上、背上，勾勒出一个鎏金的轮廓。浮光掠影的美好瞬间，悄然融入渐近的暮色中。

我轻轻走近，用手蒙住她的双眼，压低嗓子问：“猜猜我是谁？”外婆仰头，故意绕着圈说了一堆名字。我终是不耐烦了，蹦到她面前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是我，是我！”外婆哈哈大笑，

吴海红

清晨的绿道清风徐徐，草木葱茏，一路繁花相伴。当你漫步或奔跑在公园与绿道旁，总能不经意间看见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俯身默默打理路边的花草——浇水、除草、松土、修枝、栽种新苗。平凡的身影，悄悄温暖了整条林荫小径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留意他们的身影。有时，他们来得太早，管理人员还未分派当日任务，或是同伴尚未到齐，便三三两两地靠在路边小憩；有时，他们已忙碌半日，公园树荫下的杂草清理过半，身旁堆着满满几袋枯枝败叶；有时，绿道旁枯萎或是换季的花草已被清理干净，换上了节日般绚丽的新